

教育 背景

站在陈鹤琴先生故居前凝思

■柯小卫

陈鹤琴先生(1892—1982)被誉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之父”,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幼儿教育泰斗,也是我的外公。我小的时候,他与外婆每年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都会邀集在北京的子女孙辈去他们下榻的民族饭店或前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聚餐。我们这些小孩子跟在后面听大人们聊天,不时被摸摸脑袋并称赞“都长这么大了”“又长高了”。那时我们只知道外公是一位“民主人士”与“教育家”,但对于其中的含义并不了解。

大约在1971年,那时我刚上中学,我和弟弟随父母第一次到南京,住在位于太平南路文昌巷的外公家中。外公外婆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吩咐阿姨做了几道菜。饭后,他把我的父母请到楼上的书房聊天,过了一会,母亲下楼了,父亲被留下继续深谈。晚上,我听父亲对母亲说,老人家很想将自己的著作进行整理并出版,如果有可能还想将自己50岁以后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此时,父亲母亲都感到了老人家深藏多年的炽热愿望与急切心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楼上书房翻看外公的藏书,其中有一本是记录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盛况的画册,外公走进房间看到我看得着迷,便走过来指着书中每一幅图片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当时他兴奋与喜悦的表情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母亲告诉我,外公外婆在南京最早的寓所在鼓楼附近的头条巷内,当时外公在高校教授儿童心理学,外婆操持家务。1920年12月26日,他们的长子一鸣在那所房子里出生,外公在外婆的协助下开始以儿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达808天

的连续观察、试验,这成为中国最早的儿童个案研究。

随着一鸣发育长大,外公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同时为了实现创办“中国化”幼稚教育的愿望,于1923年春天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实验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创办初期,园内只有12名儿童,大多是东南大学教授的孩子,还有3名日本儿童。过了几年,幼儿园不断发展,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南京城里最有名的幼儿园。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将这所幼儿园交给了国家,改名“鼓楼幼儿园”。

然而,在我与外公的接触中,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更多讲起过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创办鼓楼幼儿园的往事。几十年后,我在整理他留下的笔记本时,在许多文字中看到了他对幼儿园特质的阐释,可称为“四化”,即中国化、儿童化、家庭化和环境化。

我曾听母亲说过,外公外婆平日生活十分平静,除了子女孙辈与有关领导外,有两拨客人到访使老两口感到亲切、兴奋。其中一拨客人是20世纪40年代外公在江西、上海创办“幼师”“女师”时期的学生。在艰苦条件下,外公创办的“幼师”“幼专”招收了许多从沦陷区流浪到大后方的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其中有的偷偷从家中逃婚出来的童养媳,有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学生。他待学生如女儿,学生称他为“校长妈妈”。1944年,因日寇南侵,外公带领200多名学生长途跋涉几百里,辗转来到一处偏僻的小山村继续办学。此后,分布在各地的学生时常来家中看望或写信问候。听我母亲讲,外公临去前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听由女儿们念的学生来信,口中喃喃念着每一个学

生的名字……另一拨客人是来自鼓楼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年“六一”儿童节,外公和外婆总会坐着轮椅前去鼓楼幼儿园参加庆祝活动。而到了元旦,他们会老早做好准备,或买些糖果,或买些小玩具,等待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向他们拜年。每到这些时候,陈宅内总是充满儿童稚嫩、清脆的歌声与欢笑。

几十年后,有一次我与母亲讨论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时代特征,我认为首先应该是“科学性”,母亲却语气坚定地回道:“你说的不对,应该是爱,一切为儿童!”一年多前,母亲猝然离世,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母亲说这番话时的情形。不久前,我带着对外公与母亲的思念又一次来到南京。与以往的心情不同,当我再一次站在外公的塑像与经过整修复原的故居小楼前时,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的母亲、舅舅们生前为了这故居小楼的恢复与陈列内容花费了许多心血,在他们看来,这幢小楼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纪念外公,更是中

国现代幼教发展的里程碑。

这次到南京,我没有再去太平南路文昌巷外公曾经住过的另一幢小楼。那里也是我小时候受到外公外婆的慈爱、关怀而感到无比幸福的地方。在那里,外公教我古诗词的韵律,有时还叫我陪他下棋。有一次他带我坐人力三轮车到不远处工人俱乐部看了一场锡剧《海岛女民兵》。1979年底,我从部队复员后路过南京,专程去文昌巷看望外公外婆,记得当时二老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从外面餐馆叫了好几样菜。现在想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听说,太平南路经过拓宽后,周边环境改变了许多,但是文昌巷还在,现在的主人是谁不得而知了。往事如风,思念犹在。

我想起了外公写下的一段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

(注:本文作者为陈鹤琴外孙,现为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常州:集团化办学的“求是”之道

(上接第1版)如今的段玉裁中学以优良的师资和丰富的校园活动声名鹊起。2017年新学年开学时,学校只招收了189名学生,2019年9月入学人数已达到了425人。“我们的目标是明年创建成为常州优质学校,5年后创建成为常州新优质学校。”谈及学校的未来,卢凌云信心满满。

让集团核心校参与新建校建设,使新建校起步时就与高质量相伴,这是常州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路。“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落脚点就在于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常仁飞说,“到2020年,常州市基础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增量和存量缺口合计250所,市教育局和各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在规划建设时,必定要把集团化办学工作一起统筹安排。”

如果说“名校+新建校”的集团办学模式推动了薄弱学校的迅速成长,实现了“公平与质量双赢”的话,“城区校+农村校”的结对共进,则推动了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协调了“城里与乡下”的矛盾。目前,常州的每一所乡村校、乡村园都已纳入了集团化管理的范畴,各校积极探索乡村学校与城区名校结对帮扶管理模式,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引入乡村,为乡村教育“强筋壮骨”。

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由星河实小、星河实小分校、礼嘉中心小学、坂上小学、横林实小、横山桥中心校6所学校组成,后4所均位于乡村。为了让这些乡村学校跟上核心校发展步伐,星河实小教育集团校长庄惠芬花了不少心思:对每一所学校的文化系统进行梳理,为每所学校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每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具化为更丰富的实践平台……如今,集团内星河实小、星河实小分

校、横林实小、横山桥中心校4所学校均加入中国新样态实验校、全国新教育实验学校行列;坂上小学和星河实小分校成为江苏省“物课程”项目基地学校;礼嘉中心小学则加入了省乡村品质学校的队伍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几所乡村学校还充分利用庄惠芬名校长工作室的资源,带动附近乡镇学校一起自发成立了16个乡村教师培育站,以区里的各学科带头人作为领衔人,助推站点学校教师的专业成长。培育站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研究活动,包括课堂教学展示、评课议课、座谈会、沙龙等,受到教师们的一致好评。“集团化办学,最大的担忧是优质的资源被稀释。”庄惠芬说,“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建立一批自产‘奶’的优质‘牧场’,而不是仅仅将优质的‘鲜奶’往外输送。”

提升品质丰富内涵发展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目前常州已经走上了集团化办学内涵发展的快车道,在扩大规模、提供更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办学品质,最终实现集团化办学的高品质发展。”2018年10月,在常州市集团化办学现场推进会上,常州市委常委、市委副秘书长方国强(时任常州市副市长)掷地有声。

提升集团化办学的品质,师资是最关键的因素。常仁飞告诉记者,近两年,该市积极探索集团教师统一招聘、内部梯队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并于今年3月出台了《关于创新干部和教师管理机制推进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集团招聘的新教师可由集团统一配备带教师傅,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并在核心校接受为期1—2年的“首站式培养”,逐步建立起“骨干教师流动蓄水池”。

在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

团,仅仅3年,核心校局前街小学已经向成员校龙城小学、华润小学、凤凰新城实验小学等派出骨干教师81人次。这些被派出去的教师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再回局小。他们在新校扎下了根,凭借满腔热血与一身才华撑起了另一片天空。

局小原副校长谢春华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她来到新开办的凤凰新城实验小学担任执行校长,兼任一年级语文教师。当时,平行班的语文教师刚从学校毕业,谢春华的课堂随时向她开放,这位新教师几乎是听一节课上一节课,慢慢摸清了“门道”。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走进了谢春华的课堂,谢春华也时不时在年轻人上课时“串串门”,不知不觉中促进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2019年8月,谢春华任凤凰新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编制也被移入该校。她告诉记者,自己虽然离开了局小,但“局小文化已经成为我的精神底色,也将成为凤凰实小的精神内核。”

“走了一个,再培养一个,虽然累,但是值得。”李伟平告诉记者,如今的局小已经和成员校之间建立了促进教师自身“生血生肌”的完备机制,每一个新学年开学,局小都会向各成员校输出优秀教师,成员校则向核心校输入新教师,双方人员岗位轮换,发挥优秀教师的团队引领作用。为了促进教师快速成长,局小和成员校共同创造了“集团研发中心”,由局小的课程研发负责人牵头形成核心小组,其他成员校相对应的课程研发人员一起参与。目前,局小教育集团所有课程的研发,都由研发中心负责。

除了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常州各集团校纷纷在积极推进教育集团特色化建设、课程建设、推动办学内涵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比如常州实小教育集团的“树一林课程”、二十四中教育集团的“智慧课堂”“情智课堂”、武进实小教育集团的“上善+”校园文化等等。

以常州实小教育集团为例,2011年,这所百年老校与钟楼实小、新闻中心小学、邹区实验小学、平冈小学4所学校组建教育集团,探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集团化办学之路。核心校常州实小充分利用临近青果巷的地域优势,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青果文化》,旨在培养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提升其艺术文化修养。新闻小学、邹区实验小学则在借鉴实小课程开发模式的基础上,利用常州特产萝卜干产地、新闻荷园、邹区灯具城的地域特色,分别研发了“萝卜干”民俗文化主题系列课程、“荷”文化课程和邹区灯具创客文化课程,深入推进集团化课程研究,丰厚集团化办学的文化底蕴。

“课程建设是提升集团化办学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常州实小教育集团校长杨娟玉说,“目前集团内的各个学校都基于学生发展构建了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课程,下一步,我们需要进行集团校整体课程的架构,最终达到彼此吸纳、合作共赢的效果。”

如今,常州已提前一年实现基础教育集团覆盖率50%的计划,全市力争到2020年,完成市级以上优质高中校加入教育集团比例达到100%,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分别达到90%和85%以上的目标,常州教育人对此满怀信心。“集团化办学现在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将真正做好,各地各校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因地制宜,找到最合适的道路。”杭永宝说,“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

心灵 火花

2013年春季,失散多年的弟弟与家里联系上。过程并没有像寻亲节目中那样曲折艰难,而是像在外漂泊久了的游子想家了,给家里捎个安好或回家作短暂栖息那样,自然而然。

那是一个午后,暖风熏人。办公室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的声音遥远、沉稳而又清晰:“喂,你好!华涛老师在你们学校吗?我想找他接个电话!”“你是哪位?我就是华涛啊。”对方略一停顿,随后急促地说:“是我啊,42年前送到山东微山县的弟弟啊!”

二弟出生于1971年4月,只5个月就经人介绍被送到山东微山县了。送的那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和大弟,怀里抱着二弟,跟着介绍人出发了。父亲死活不肯去,他不愿意把二弟送人。可母亲铁了心,她说介绍人很可靠,养父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人,弟弟送过去肯定比在家里好,有前途。

坐船到了无锡,母亲给我们兄弟三人在照相馆合了影。那是一张黑白的2寸照片,是我们兄弟三人唯一的童年合影。照片里,二弟坐在童车里,我和大弟站在两边,三人都傻傻地望着镜头,满脸天真与懵懂,全无分离的伤感。这些年,母亲把照片压在镜框里,每年雨季过后,她都要把照片从玻璃下拿出来晾干。家里买了数码相机后,我把它翻拍成电子照片,存放在了电脑里。

当时我们拍完照片,赶到火车站,对方早已等着了。那是一对年轻的军人夫妇,很神气,很漂亮。女的从母亲手里接过弟弟,又和母亲拉了拉手,就转身走向进站口。不知母亲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只记得她对着进站口站了良久。

按照约定,两家应该保持通信,但到年底并无来信,家人焦急不安。于是母亲就与介绍人一起到山东微山县寻找。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但弟弟已经和养父母去了新疆。弟弟的新家是个大家庭,有伯伯、叔叔、姑姑,还有两个姐姐。他们家人很客气,留母亲在那里住了一周。弟弟的奶奶让母亲放心,说他们一定会好好抚养弟弟的。弟弟的名字他们也没大改,只在前面加了他们家的姓氏。

母亲遂安心回家,并与弟弟的养父母常有联系。他们还曾寄送给母亲一套女式军装,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是时髦的稀罕物。军装被公社宣传队借去一直没还,直到母亲谈起还耿耿于怀。几年后,渐无回信。父母知道弟弟过得很好,也怕打扰他们的生活,就不再写信。原先的信件父母一直珍藏着,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所以我不敢相信,已经40多年不知音讯的弟弟,相隔千里的弟弟,逢年过节时父母口中经常念叨的弟弟,怎么突然就找上门来了呢?他的声音真真切切,仿佛咫尺之间:“我现在住美国旧金山,在硅谷的一家通信公司工作,下个月要到昆山一家电子厂出差,离江阴不远,想顺便回家看看。”“你怎么找到我的?怎么找到我单位的?”我惊喜地问。“这还不简单啊!”弟弟笑着说,“网上搜一搜就找到了啦。去年底,养父病重住院,临终前把母亲写给他的信给了我。我知道你在学校当老师,二哥和妹妹在通讯系统工作。这不,网上一搜就找到了你和你的学校。”

20世纪90年代初,妹妹在北京读书。母亲到邮局给她寄东西时,看到了贴在墙上的邮政编码有微山县的,就给弟弟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信是请弟弟家的叔叔转交的,没有回信。但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弟弟几十年后寻亲的线索和桥梁!

一个月后,弟弟回来了。虽然一直相信他过得很好,但40多年没有消息的孩子站在眼前,听他讲述如何读书、出国、成家立业,父母还是喜极而泣。他们张罗了一桌好菜,全家吃团圆饭。席间,妹妹提议建一个“群”,起名“花园”。很快,老父亲也学会了微信聊天,一家人在群里互致问候、商量家事、分享图片。

一次交流,我给弟弟留言:“人的命运和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你送那么远,不要见怪老人,在那时实属无奈。一直没有主动找你,也不要见怪,他们有他们的顾虑。时间和距离终究阻隔不断血肉亲情,科技进步让一家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又近在咫尺。感恩这个时代。”

天涯近在咫尺间

■江阴市河塘中心小学 华涛